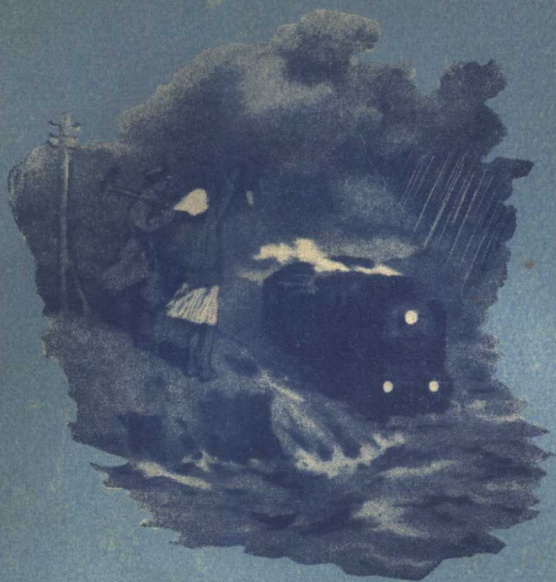




穿過暴風雨

尼克萊·陀曼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穿過暴風雨

尼克萊·陀曼著 沙里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書號 675 文學 141

穿過暴風雨

著 者 [蘇聯] 尼 克 萊 · 陀 曼
譯 者 沙 里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西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6 字數 107,000

定價 (6) 0.54 元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7,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致中國讀者

親愛的中國朋友們！

由於我曾幾次到那個位於俄羅斯偉大伏爾加河上的、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占比雪夫水電站建築工地區域去旅行，我寫成了自己的小說穿過暴風雨。這個建設工程是非常巨大的。爲了保證它的建築材料的供應，航空交通、汽車交通、水上交通和鐵路交通晝夜不息地在把運輸品往工地運送。

我這本書所寫的，是年輕的蘇維埃鐵路員工們怎樣忘我地、有時甚至是英雄般地在把這些運輸品運送到工地上去的情形。爲了寫這本書，我不得不徹底熟識占比雪夫機車工作人員的工作和生活，經常到他們的機車庫裏，甚至搭乘他們的機車；——雖然他們的勞動，就個人的經歷來說，我原很熟悉。從前有個時期，我自己就在鐵路上工作，起初是當副司機，後來是技術員和工程師。

你們現在正在你們自由的人民中國建設着新的生活。我們蘇聯人，十分知道，這是多麼

不容易，爲了獲得勝利，需要克服怎樣的困難，需要對自己事業的最後勝利具有怎樣不可動搖的信心。我希望，我這本書，在你們爲了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事業而進行的英勇鬥爭中，能够對你們有所幫助——即使只是在某種程度上的幫助。

尼克萊·陀曼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莫斯科市

主要人物表

米哈依爾（名：米哈依爾，父稱：阿列克塞耶維奇，姓：貝斯特洛夫；愛稱：米沙，米斯卡）火車司機，共青團員，先進工作者。

列阿尼特（名：列阿尼特，姓：古沙洛夫）米哈依爾的副司機，共青團員。

蓋奧爾吉（名：蓋奧爾吉，父稱：傑阿菲羅維奇，姓：喬巴柴）米哈依爾的司爐，共青團員。

瑪麗雅（名：瑪麗雅，父稱：謝爾蓋葉芙娜，姓：阿爾憲耶娃；愛稱：瑪莎）地質工程師。

克拉索夫斯基（名：瓦連汀，父稱：羅曼諾維奇，姓：克拉索夫斯基）地質工程師，瑪麗雅的助手。

拉查洛夫（名：伊凡，父稱：伊里奇，姓：拉查洛夫）指導司機，黨委書記。

安東（名：安東，姓：貝斯特洛夫；愛稱：安托沙）米哈依爾的弟弟。

卡塔林（名：安德列，父稱：吉洪諾維奇，姓：卡塔林）機務段運轉助理段長。

比斯卡遼夫（名：費道爾，姓：比斯卡遼夫；愛稱：費佳）火車副司機。

加爾傑（名：加爾傑，姓：烏瓦洛夫）守車乘務員。

第莫夫（名：安德列，父稱：彼得洛維奇，姓：第莫夫）非金屬建築材料管理處處長。

伊沙耶夫（名：康士坦丁，姓：伊沙耶夫；愛稱：柯斯嘉）行車調度員。

娜塔莎（名：娜塔妮雅，姓：特菲爾斯卡婭；愛稱：娜塔莎）「物理性質組」實驗員。

赫列普尼柯夫（名：伊凡，父稱：尼基佛洛維奇，姓：赫列普尼柯夫）養路工。

瓦里亞 養路工的小兒子。

葉列娜（又名：阿遼娜；愛稱：阿遼努斯卡）養路工的女兒。

內 容 提 要

蘇聯人民正以高度的勞動熱忱爲完成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而努力。本書所描寫的是蘇聯年輕的鐵路員工爲古比雪夫水電站建設工程運送建築材料的故事。故事通過少數人物和短暫時間描寫了年輕的鐵路員工、共青團員們在黨的領導下怎樣克服困難，提高技術，英勇地爲這個建設工程服務。它不但顯示出蘇聯青年在勞動戰綫上的光輝業績，並且對於蘇聯青年一代怎樣以高度的政治熱情關懷祖國的共產主義建設，怎樣經常努力爭取參加到勞動戰綫的最前沿，以及怎樣在工作中艱苦學習以不斷提高自己的優秀品質，都有生動的刻劃。

НИКОЛАЙ ТОМАН
СКВОЗЬ УРАГАН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53

目次

平交道上的邂逅.....	一
鐵路工人答應支持.....	九
傾心的交談.....	元
在伊凡・伊里奇・拉查洛夫那裏.....	二四
瑪麗雅回憶童年.....	三
安東來到了建築工地.....	元
緊張的時間.....	四七
古沙洛夫要求機車.....	五四
安東遇到了自己的熟人.....	五八
不愉快的談話.....	六
蓋與爾吉留在機車上了.....	七

風雨的初次打擊·····	八〇
和貝斯特洛夫列車失掉了聯繫·····	八〇
暴風雨迎頭來襲·····	九
在混凝土工廠·····	一〇五
剎車台上·····	一〇九
車頂上的搏鬥·····	一一七
還是和貝斯特洛夫列車沒有聯繫·····	一二三
暴風雨從側面攻擊·····	一二三
列車在水上行進·····	一二七
報警的夜晚·····	一四〇
蓋奧爾吉應考·····	一五〇
瑪麗雅的來信·····	一五五
再前進！·····	一七一
譯後記·····	一六

平交道上的邂逅

太陽，不慌不忙，好像是勉強強地升到了樹林上邊。樹木在明晃晃的陽光裏慢慢地變換着顏色和形狀。投在鐵道路基上的長長的陰影，現在也開始在縮短，變濃，改變輪廓。

米哈依爾·貝斯特洛夫就喜歡在這種時刻注視光明與陰影的鬥爭。呼吸了火室的悶熱空氣之後，由於列車急速行進所捲起的涼風，在駕駛室的敞開的窗口就感覺得格外劇烈。涼風帶來的多脂的樅樹、茂盛的菩提樹和楓樹的混合氣味，甚至有些醉人。

火車司機的眼睛欣賞着彷彿要向路基逼近的樹林，耳朵警覺地傾聽着蒸汽機的有節奏的排氣聲和正在急促閃動的連接桿的隆隆聲。連接桿一下子拉成了一條水平綫，一下子又突然在接頭的地方折了起來。

然而吸引米哈依爾的注意力的，並不光是運轉着的機器的聲音。他還聽得見，他的副司機列阿尼特·古沙洛夫怎樣在用均勻的動作往火室裏添煤，還聽得見，司爐蓋奧爾吉·喬巴柴怎樣一邊低低地哼着愉快的格魯吉亞歌曲，一邊用鏟子在煤水車上弄得轟轟直響。

這個蓋奧爾吉可是個好樣兒的小伙子！可惜就是不能把他留在機車上。是在夏天剛開始的時候，他手上提著個小箱子來找米哈依爾，請求搭車到水電中心站建築工地去。高高的個子，很結實，一對頑皮的黑眼睛，一條響亮的嗓子和一派豪放的姿態，他一下子就叫貝斯特洛夫看中了，因此貝斯特洛夫向他建議，要他留下來當他的機車上的司機。

「要是就爲了這個，我幹嗎要從梯比里斯起來呢？」蓋奧爾吉在陽光裏露了一下他那大顆的、異常勻整的牙齒，微笑着說。

「難道梯比里斯的司機能和我們的相提並論嗎？你們那裏運輸的是些什麼？葡萄，桃子……」

「你這個玩笑開得可不高明，」喬巴柴皺着眉頭打斷了司機的話。他那兩條濃濃的黑眉毛完全靠緊了鼻梁。

「你別生氣，」米哈依爾溫和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誰不知道，在你的共和國裏，又有糧食，又有煤，又有機器？可是要知道，這全是——可以說，和平時期的運輸品。而這裏卻是戰鬥地區。勞動的前綫。這裏不論什麼運貨——全一樣，都是進攻時候的彈藥。」

「你說得真好！」蓋奧爾吉眨眨眼睛，態度好像完全不同了。「只是我希望的不是給重大的戰役輸送彈藥，而是要親自參加戰鬥。我想上掘土機工人訓練班去學習。」

米哈依爾心想：「看起來，這是個很有些個性的小伙子，吸引他到機車上來怕不是怎麼容易的。」

他高聲地指出說：

「既然你這麼決定了——我也不來勸阻你。不過，假如你進不了訓練班，或者那裏有什麼不合你的意的話——你就記住我的建議吧。我這裏的司爐考取了副司機，因此從明天起我就得找個新的司爐了。」

「好吧，我會記住的，」喬巴柴答應了，並且，就在第二天，當米哈依爾把列車開到水電中心站建築工地的時候，他真的來找米哈依爾了。

「錄用我來當司爐吧，」他悶悶不樂地說。「我誤了訓練班的日期。現在還得等兩個月。關於司爐這個職務的知識，你可以不用耽心。當我還是少先隊員的時候，我就醉心於運輸事業——在小梯比里斯^①做過副司機。當然囉，機車技術近來我多多少少已經忘記了些。信號設備也得溫習一下，但是這對於我並不需要很多時間的。」

米哈依爾給了蓋奧爾吉·喬巴柴一本技術操作規程，並且把他安置在自己那個專住單身

① 供兒童遊戲與學習的小鐵路的名稱。——譯者

漢的車廂裏了。這節車廂，跟其他許多同樣的、當地鐵路員工的臨時住所並排停在鐵路的一個小岔道的盡頭。在這節車廂裏，除了貝斯特洛夫以外，還被安置了幾個車站上的工作人員。後來蓋奧爾吉給自己另外找到了個住處：他不喜歡去妨礙別人。

喬巴柴以優等成績通過了技術操作規程和信號設備的考試，穿上鐵路工作服，爬上了米哈依爾·貝斯特洛夫機車的煤水車。

掘土機工人訓練班招新生的時間快到了。米哈依爾曾經試圖勸說蓋奧爾吉改變他的決定，然而蓋奧爾吉的意志很堅決。

「你怎麼啦，這是說，你對於機車完全不關心嗎？」貝斯特洛夫追問着。

「爲什麼是不關心？」蓋奧爾吉驚訝地說。「我若是像你一樣地愛上了機車，——我就哪兒也不會去了。可是我已經愛上了掘土機。掘土機將來是極有用處的。」

米哈依爾捨不得跟自己這個快活的司爐分手。他衷心希望把他培養成副司機，因爲他知道，列阿尼特·古沙洛夫就將要考上司機，要離開他的機車了……

樹林現在已經往右邊延伸了，環繞着樹林的鐵道，越發彎成了圓形。在這個地段，米哈依爾總是把一隻手放在自動司軔閘^①上，以便在必要的時候能立即剎車。

前邊，在列車從彎道開往直路去的地方，有個沒有圍上木柵的橫穿鐵道路基的平交道^②

口。時常有這樣的事，恰好在列車從彎路駛上平道的那一剎那間，就正有集體農莊運貨馬車的漫不經心的駕馭者呆在平交道上，有時候，集體農莊的一羣牲口也正慢慢吞吞地在跨過道軌。

米哈依爾從坐位上站了起來，把身子探在窗外，爲的是好把道路看得更清楚一些。喏，可不，現在就正有什麼人停留在那平交道上！

貝斯特洛夫拉了一下響汽笛的手柄，在疾馳列車的喧鬧的雜音中，衝出了一聲刺耳的、顫抖着慢慢減弱下去的長鳴。

現在米哈依爾分明看見一輛輕便的敞篷汽車。從汽車上跳下來一個穿灰色外套的姑娘，站在道軌中間，堅定地揮着雙手。

「活見鬼！」米哈依爾趕緊一面關閉了調整閥，一面撥了一下剎車開關。

被壓縮的氣體往外噴着枯燥刺耳的嘯音。聞鐵把車輪箍箝得嘎嘎直叫。

「呃呃呃！」蓋奧爾吉在煤水車上喊着。「怎麼好堵在這種地方……」

① 機車上的術語，用通常的話來說，就是司機的主要開關。——譯者

② 公路與鐵道相交叉的地方，鐵路上的術語叫平交道。——譯者

機車生了氣似地發着嚇嚇的聲音，在離開這輛倒霉的汽車一百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了下來。現在可以毫不費勁地看清站在道軌中間的那個姑娘，另外還有個穿藍色工裝的胖胖的男子，他正在手忙腳亂地擺弄那已經停了聲息的汽車發動機。

喬巴柴頭一個從機車裏跳到鐵道路基上，急忙跑到停留在道軌當間的汽車跟前。

「呃，你們要知道，」他憤怒地嚷着，「只差這麼一點點——我們就把你們這個裝着輪子的小洗澡盆給撞得粉碎啦！去向司機道謝吧。只有他一個人才能這麼恰恰好地把列車停下來哩。」

喬巴柴不客氣地繞過了汽車，站立在姑娘面前。姑娘一直還站在道軌中間，仔細端詳着那在不耐煩地喘着氣的機車。一小股白色的蒸汽，在機車的煙囪頂上有節奏地跳動着。

「要是換上隨便哪個別的司機在機車上，在這麼短的制動距離上，他是怎麼也控制不住列車的，」喬巴柴又說起來了。

姑娘皺了皺眉頭，憤憤地說：

「您已經把自己的司機誇獎够啦！我自己看見了這是個好司機。」

「啊，既然您親自看見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蓋奧爾吉說着就把一隻給煤弄得稀髒的手向姑娘伸了出來：「讓我們來認識一下吧——蓋奧爾吉·喬巴柴，火車司爐。」

「水電站建築委員會的地質工程師瑪麗雅·謝爾蓋葉芙娜·阿爾憲耶娃。」

姑娘把視線從蓋奧爾吉這裏轉移到正走攏來的米哈依爾·貝斯特洛夫身上去了。跟在他後邊忽忽向肇事地點趕來的是運轉車長。

「請允許我向你提交肇禍人吧，親愛的司機同志，」蓋奧爾吉把頭扭向貝斯特洛夫了：「可敬的地質工程師瑪麗雅·謝爾蓋葉芙娜，還有她的嚇得怎麼也不能從駕駛座上爬出來了的沒有用的汽車司機。」

那個長着一副臃腫面孔和一隻給太陽曬脫了皮的大鼻子的男子，真的，一直還在憤憤地蹬着起動機哩。

「順便介紹一下，這個沒有用的汽車司機，也是位地質工程師，」瑪麗雅向他那方面點頭微笑着說。「瓦連汀·羅曼諾維奇·克拉索夫斯基。」

貝斯特洛夫注意地凝視着瑪麗雅的面孔。這張被太陽曬得顯出一層均勻的黑色的面孔，很奇怪，似乎非常熟悉。他好像已經在什麼地方見過這精緻的、微微向上翹的鼻子，嚴肅的大眼睛，特別是那往後散成一大蓬的、在陽光下顏色變得很厲害的栗褐色頭髮。

「你們準備在這兒呆很久嗎？」對貝斯特洛夫的緘默感到奇怪的運轉車長不滿意地說。「要知道，在你們的小馬車旁邊歇息，可不是行車時刻表上規定的。」